

墨子卷十三之三

十四



墨子卷之十二同十卷

貴義第四十七

子墨子曰萬事莫貴於義今謂人曰予子冠履而斷子之手足子為之乎必不為何故則冠履不若手足之貴也又曰予子天下而殺子之身子子為之乎必不為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爭一言以相殺是貴義於其身也故曰萬事莫貴於義也子墨子自魯齊即過故人謂子墨子曰今天下莫為義子獨自苦而為義子不若己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有



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
益急矣何故則食者衆而耕者寡也今天下
莫為義則子如勸我者何故止我子墨子
南游於楚見楚獻惠王獻惠王以老辭使穆
賀見子墨子子墨子說穆賀穆賀大說謂子

沛十一

誠

墨子曰子之言則成善矣而君王天下之大
王也毋乃曰賤人之所為而不用乎子墨子
曰唯其可行譬若藥然草之本天子食之以
順其疾豈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今農夫入
其稅於大人大人為酒醴粢盛以祭上帝鬼

神豈曰賤人之所為而不享哉故雖賤人也
上比之農下比之藥曾不若一草之本乎且
主君亦嘗聞湯之說乎昔者湯將往見伊尹
令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半道而問曰君將
何之湯曰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
下之賤人也君若欲見之亦令召問焉彼受
賜矣湯曰非女所知也今有藥此食之則耳
加聰目加明則吾必說而強食之今夫伊尹
之於我國也譬之良醫善藥也而子不欲我
見伊尹是子不欲吾善也因下彭氏之子不

使御彼苟然然後可也子墨子曰凡言凡動
利於天鬼百姓者為之凡言凡動害於天鬼
百姓者舍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聖王堯舜
禹湯文武者為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暴王
桀紂幽厲者舍之子墨子曰言足以遷行者
常之不足以遷行者勿常以遷行而常之是
蕩口也子墨子曰必去六辟嘿則思言則誨
動則事使者三代御必為聖人必去喜去怒
去樂去悲去愛而用仁義手足口鼻耳從事
於義必為聖人子墨子謂二三子曰為義而

不能必無排其道譬若匠人之斲而不能無
排其繩子墨子曰世之君子使之為一瓊之
宰不能則辭之使為一國之相不能而為之
豈不悖哉子墨子曰今瞽曰鉅者白也黔者
墨也雖明目者無以易之兼白黑使瞽取焉
不能知也故我曰瞽不知白墨者非以其名
也以其取也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雖禹
湯無以易之兼仁與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
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
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子墨子曰今事

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商人用
一布布不敢繼苟而讐焉必擇良者今士之
用身則不然意之所欲則為之厚者入刑罰
薄者被毀醜則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
布之慎也子墨子曰世之君子欲其義之成
而助之脩其身則愠是猶欲其墻之成而人
助之築則愠也豈不悖哉子墨子曰古之聖
王欲傳其道於後世是故書之竹帛鏤之金
石傳遺後世子孫欲後世子孫法之也今聞
先王之遺而不為是廢先王之傳也子墨子

南遊使衛關中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
曰吾夫子教公尚過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
載書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
讀書百篇夕見漆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
其脩至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
難吾安敢廢此翟聞之同歸之物信有誤者
然而民聽不鈞是以書多也今若過之心者
數逆於精微同歸之物既已知其要矣是以
不教以書也而子何怪焉子墨子謂公良桓
子曰衛小國也處於齊晉之間猶貧家之處

於富家之間也。貧家而學富家之衣食，多用則速亡必矣。今簡子之家，飾車數百，乘馬食菽粟者數百匹，婦人衣文繡者數百人。吾取飾車食馬之費，與繡衣之財，以畜士，必千人。有餘。若有患難，則使百人處於前，數百於後。與婦人數百人處於前，安吾以為不若畜士之安也。子墨子仕於衛，所仕者至而反。子墨子曰：何故反對？曰：與我言而不當。曰：待女以千盆，授我五百盆，故去之也。子墨子曰：授子過千盆，則子去之乎？對曰：不去。子墨子曰：

然則非為其不審也為其寡也子墨子曰世
俗之君子視義士不若負粟者今有人於此
負粟息於路側欲起而不能君子見之無長
少貴賤必起之何故也曰義也今為義也君
子奉承先王之道以語之縱不說而行又從
而非毀之則是世俗之君子之視義士也不
若視負粟者之子墨子曰商人之四方市賈
信徙雖有關梁之難盜賊之危必為之今士
坐而言義無關梁之難盜賊之危此為信徙
不可勝計然而不為財士之計利不若商人

第十一

四

之察也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聽遂北而反為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癸殺黑龍於北方若用子之言則是禁下行者也

是圍心而虛天下也子之言不可用也子墨子曰吾言足用矣舍言革思者是猶舍穫而

據粟也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猶以卵投石也
盡天下之卵其石猶是也不可毀也

公孟第四十八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君子共已以待問焉則
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鍾然扣則鳴不扣則不

第十一

五

鳴子墨子曰是言有三物焉子乃今知其二
身也又未知其所謂也若大人行淫暴於國
家進而諫則謂之不遜因左右而獻諫則謂
之言議此君子之所疑惑也若大人為政將
因於國家之難譬若機之將發也然君子之

必以諫然而大人之利若此者雖不扣必鳴
者也若大人舉不義之異行雖得大巧之經
可行於軍旅之事欲攻伐無罪之國有之也
君得之則必用之矣以廣辟土地著稅偽材
出必見辱所攻者不利而攻者亦不利是兩
不利也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且子曰君
子共已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鍾然
扣則鳴不扣則不鳴今未有扣子而言是子
之謂不扣而鳴邪是子之所謂非君子邪公
孟子謂子墨子曰實為善人孰不知譬若良

玉處而不出有餘精譬若美女處而不出人
爭求之行而自衛人莫知取也今子徧從人
而說之何其勞也子墨子曰今夫世亂求美
女者衆美女雖不出人多求之今求善者寡
不強說人人莫之知也且有二生於此善星
一行為人筮者與處而不出者其精孰多公
孟子曰行為人筮者其精多子墨子曰仁義
鈞行說人者其功善亦多何故不行說人也
公孟子義章甫搢忽儒服而以見子墨子曰
君子服然後行乎其行然後服乎子墨子曰

行不在服。公孟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子墨子曰：昔者齊桓公高冠博帶，金劍木盾，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晉文公大布之衣，犛羊之裘，韋以帶，劍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楚莊王鮮冠組纓，絳衣博袍，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越

沛十一

六

王句踐剪髮文身，以治其國；其國治。此四君者，其服不同，其行猶一也。翟以是知行之不在服也。公孟子曰：善。吾聞之曰：宿善者不祥。請舍恕。易章甫，復見夫子，可乎？子墨子曰：請因以相見也。若不將舍恕，易章甫而後相見。

然則行果在服也公孟子曰君子必古言服
然後仁子墨子曰昔者商王紂卿士費仲為
天下之暴人箕子微子為天下之聖人此同
言而或仁不仁也周公旦為天下之聖人關
叔為天下之暴人此同服或仁或不仁然則
不在古服與古言矣且子法周而未法夏也
子之古非古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昔者聖
王之列也上聖立為天子其次立為卿大夫
今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若使
孔子當聖王則豈不以孔子為天子哉子墨

其古作可遂
誤下此下多
如此

子曰夫知者必尊天事鬼愛人用節合焉為
知矣今子曰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
萬物而曰可以為天子是數人之齒而以為
富公孟子曰貧富壽夭齟然在天不可損益
又曰君子必學子墨子曰教人學而執有命
是猶命人葆而去亦冠也公孟子謂子墨子
曰有義不義無祥不祥子墨子曰古者聖王
皆以鬼神為神明而為禍福執有祥不祥是
以政治而國安也自桀紂以下皆以鬼神為
不神明不能為禍福執無祥不祥是以政亂

沛十一

七

而國危也故先王之書子亦有之曰亦傲也
出於子不祥此言為不善之有罰為善之有
賞子墨子謂公孟子曰喪禮君與父母妻後
子死三年喪服伯父叔父兄弟期族人五月
姑姊舅甥皆有數月之喪或以不喪之間誦
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若用
子之言則君子何日以聽治庶人何日以從
事公孟子曰國亂則治之治則為禮樂國治
則從事國富則為禮樂子墨子曰國之治治
之廢則國之治亦廢國之富也從事故富也

從事廢則國之富亦廢故雖治國勸之無饜
然後可也今子曰國治則為禮樂亂則治之
是譬猶噎而穿井也死而求醫也古者三代
暴王桀紂幽厲薊為聲樂不顧其民是以身
為刑倭國為戾虛者皆從此道也公孟子曰
無鬼神又曰君子必學祭祀禮子墨子曰執無
鬼而學祭禮是猶無客而學客禮也是猶無
魚而為魚豎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子以三
年之喪為非子之三日月之喪亦非也子墨子
曰子以三年之喪非三日月之喪是猶保謂擻

者不恭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知有賢於人
則可謂知乎子墨子曰愚之知有以賢於人
而愚豈可謂知矣哉公孟子曰三年之喪學
吾之慕父母子墨子曰夫嬰兒子之知獨慕
父母而已父母不可得也然號而不止此亦

沛十一

八

故何也即愚之至也然則儒者之知豈有以
賢於嬰兒子哉子墨子曰問於儒者何故為
樂曰樂以為樂也子墨子曰子未我應也今
我問曰何故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
以為男女之別也則子告我為室之故矣今

我問曰何故為樂曰樂以樂也。是猶曰何故為室曰室以為室也。子墨子謂程子曰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四政焉。儒以為不明以鬼為不神。天鬼不說。此足以喪天下。又厚葬久喪。重為棺槨。多為衣食。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後起杖後行。耳無聞目無見。此足以喪天下。又弦歌鼓舞習為聲樂。此足以喪天下。又以命為有。貧富壽夭治亂安危有極矣。不可損益也。為上者行之。必不聽治矣。為下者行之。必不從事矣。此足以喪天下。程子曰甚矣。

先生之毀儒也子墨子曰儒固無此各四政者而我言之則是毀也今儒固有此四政者而我言之則非毀也告聞也程子無辭而出子墨子曰迷之反後坐進復曰鄉者先生之言有可聞者焉若先生之言則是不譽焉不毀桀紂也子墨子曰不然夫應孰辭稱議而為之敏也厚攻則厚吾薄攻則薄吾應孰辭而稱議是猶荷棘而擊蛾也子墨子與程子辯稱於孔子程子曰非儒何故稱於孔子也子墨子曰是亦當而不可易者也今鳥聞熱

早之憂則高魚聞熱旱之憂則下當此雖禹
湯為之謀必不能易矣鳥魚可謂愚矣禹湯
猶云因焉今翟曾無稱於孔子乎有游於子
墨子之門者謂子墨子曰先生以鬼為神明
知能為禍人哉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身體
強良思慮徇通欲使隨而學子墨子曰姑學
乎吾將仕子勸於善言而學其年而責仕於
子墨子子曰不仕子子亦聞夫魯語乎魯有
昆弟五人者亦父死亦長子嗜酒而不葬亦
四弟曰子無我葬當為子沽酒勸於善言而

接上文為善者之

其

葬已葬而責酒於其四弟四弟曰吾未予子
酒矣子葬子父我葬吾父豈獨吾父哉子不
葬則人將笑子故勸子葬也今子為義我亦
為義豈獨我義也哉子不學則人將笑子故
勸子於學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子墨子曰

盍學乎對曰吾族人無學者子墨子曰不然

夫好美者豈曰吾族人莫之好故不好哉夫

欲富貴者故不欲哉好美欲富貴者不視人

猶強為之福接前為善者富福之暴者禍之今吾事

先生久矣而福不至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

乎鬼神不明乎我何故不得福也子墨子曰
雖子不得福吾言何遽不善而鬼神何遽不
明子亦聞乎匿徒之刑之有刑乎對曰未得
之聞也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什子子能什
譽之而一自譽乎對曰不能有人於此百子
子能終身譽亦善而子無一乎對曰不能子
墨子曰匿一人者猶有罪今子所匿者若此
亦多將有厚罪者也何福之求子墨子有疾
跌鼻進而問曰先生以鬼神為明能為禍福
善者賞之為不善者罰之今先生聖人也何

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
知乎子墨子曰雖使我有病疾何遽不明人之
所得於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勞苦
百門而一門焉則盜何遽無從夫義天下之
大器也何以視人必強為之二三子有復於
子墨子學射者子墨子曰不可夫知者必量
亦力所能至而從事焉國士戰且扶疑扶人猶不
可及也今子非國士也豈能成學又成射哉
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曰言義而行甚
惡請棄之子墨子曰不可無我言以毀我行

接前游於子墨子之間者十五

子墨子

愈於古有人於此者甚不仁尊天事鬼愛人
甚不仁猶愈於亡也今告子言談甚辯言仁
義而不吾毀告毀子猶愈亡也二三子復於
子墨子曰告子勝為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
告子為仁譬猶跛以為長隱以為廣不可久

沛十一

十二

也告子謂子墨子曰我治國為政子墨子曰
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之而身不
行是子之身亂也子不能治子之身惡能治
國政子姑亡子之身亂之矣

墨子卷之十二

墨子卷之十三

魯問第四十九

魯君謂子墨子曰吾恐齊之攻我也可救乎
子墨子曰可昔者三代之聖王禹湯文武百
里之諸侯也說忠行義取天下三代之暴王
桀紂幽厲讐然行暴失天下吾願主君之上
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厚為皮幣卑辭
令函徧禮四隣諸侯歐國而以事齊患可救
也非願無可為者齊將伐魯子墨子謂項子
牛曰伐魯齊之大過也昔者吳王東伐越棲

諸會稽西伐楚葆昭王於隨北伐齊取國太
子以歸於吳諸侯報其讐百姓苦其勞而樂
為用是以國為虛戾身為刑戮也昔者智伯
伐范氏與中行氏兼三晉之地諸侯報其讐
百姓苦其勞而弗為用是以國為虛戾身為
刑戮用是也故大國之攻小國也是交相賊
也過必及於國子墨子見齊大王曰今有刀
於此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大王曰
利子墨子曰多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
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刀則利矣孰將受其

不祥大王曰刀受其利試者受其不祥子墨
子曰并國覆軍賊教百姓孰將受其不祥大
王俯仰而思之曰我受其不祥魯陽文君將
攻鄭子墨子聞而止之謂陽文君曰今使魯
四境之內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殺
其民人取其牛馬狗豕布帛米粟貨財則何
若魯陽文君曰魯四境之內皆寡人之臣也
今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奪之貨財
則寡人必將厚罰之子墨子曰夫天之兼有
天下也亦猶君之有四境之內也今舉兵將

以攻鄭天誅亦不至乎。魯陽文君曰先生何止我攻鄭也。我攻鄭順於天之志。鄭人三世殺其父。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我將助天誅也。子墨子曰。鄭人三世殺其父。而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天誅足矣。今又舉兵將以攻鄭。曰。吾攻鄭也。順於天之志。譬有人於此。其子強梁不材。故其父笞之。其隣家之父舉木而擊之。曰。吾擊之也。順於其父之志。則豈不悖哉。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攻其鄰國。殺其民。人取其牛馬粟米貨財。則書之於竹帛。鏤之。

死金石以為銘於金鼎傳遺後世子孫曰莫
若多吾今賤人也亦攻其隣家殺其人民取
其狗豕食糧衣裘亦書之竹帛以為銘於席
豆以遺後世子孫曰莫若我多亦可乎魯陽
文君曰然吾以子之言觀之則天下之所謂
可者未必然也沛十一子墨子為魯陽文君曰世俗
之君子皆知小物而不知大物今有人於此
竊一犬一彘則謂之不仁竊一國一都則以

為義譬猶小視白謂之白大視白則謂之黑
是故世俗之君子知小物而不知大物者此

若言之謂也魯陽文君語子墨子曰楚之南
有啖人之國者橋其國之長子生則鮮而食
之謂之宜弟美則以遺其君君喜則賞其父
豈不惡俗哉子墨子曰雖中國之俗亦猶是
也殺其父而賞其子何以異食其子而賞其
父者哉苟不用仁義何以非夷人食其子也
魯君之嬖人死魯君為之誅魯人因說而用
之子墨子聞之曰誅者道死人之志也今因
說而用之是猶以來首從服也魯陽文君謂
子墨子曰有語我以忠臣者令之俯則俯令

之仰則仰處則靜呼則應可謂忠臣乎子墨
子曰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是似景也處
則靜呼則應是似響也君將何得於景與響
哉若以翟之所謂忠臣者上有過則微之以
諫已有善則訪之上而無敢以告外

太廟
諱上字

其邪而入其善尚而無下比以美善在上而
怨讐在下安樂在上而憂戚在臣此翟之謂
忠臣也魯君謂子墨子曰我有二子一人
者好學一人者好分人財孰以為太子而可
子墨子曰未可知也或所為賞與為是也鈞

者之恭非為魚賜也。蚬鼠以蟲非愛之也。吾願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觀焉。魯人有因子墨子而學其子者，其子戰而死，其父讓子墨子。子墨子曰：子欲學子之子，今學成矣，戰而死，而子愠，是猶欲糶糶，譬則愠也。豈不費哉！魯之南鄙人有吳慮者，冬陶夏耕，自比於舜。子墨子聞而見之，吳慮謂子墨子：義耳，義耳。馬用言之哉？子墨子曰：子之謂所義者亦有力以勞人，有財以分人乎？吳慮曰：有。子墨子曰：翟嘗計之矣。翟慮耕天下而食之人矣。盛然

後當一農之耕分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
藉而以為得一升粟其不能飽天下之飢者
既可睹矣翟慮織而衣天下之人矣盛然後
當一婦人之織分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籍
而為得尺布其不能煖天下之寒者既可睹
矣翟慮被堅執銳救諸侯之患盛然後一夫
之戰一夫之戰其不御三軍既可睹矣翟以
為不若誦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人之言
而察其辭上說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
王公大人用吾言國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

吾言行必脩故羣力不耕而食飢不織
而衣寒功賢於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者也故
翟以為雖不耕織乎而功賢於耕織也吳慮
謂子墨子曰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
曰籍設而天下不知耕教人耕與教人耕而
獨耕者其功孰多吳慮曰教人耕者其功多
子墨子曰籍設而攻不義之國鼓而使衆進
戰與不鼓而使衆進戰而獨進戰者其功孰
多吳慮曰鼓而進衆者其功多子墨子曰天
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義而教天下以義者

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進於義則吾
義豈不益進哉子墨子游公尚過於越公尚
過說越王越王大悅謂公尚過曰先生苟能
使子墨子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
五百里以封子墨子公尚過許諾遂為公尚
過束車五十乘以迎子墨子於魯曰吾以夫
子之道說越王越王大悅謂過曰苟能使子
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
百里以封子墨子謂公尚過曰子觀越王
之志何若意越王將聽吾言用我道則翟將

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於羣臣不能以
封為哉抑越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我往焉
則是我以義糶也鈞之糶亦於中國耳何必
於越哉子墨子游魏越曰既得見四方之君
子則將先語子墨子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
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
語之節用節葬國家熹音湛涵則語之非樂
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
務奪侵凌即語之兼愛非曰擇務而從事焉
子墨子曰出曹公子而於宋三年而反睹子

墨子曰始吾游於子之門短褐之衣藿羹朝
得之則夕弗得祭祀鬼神而以夫子之政家
厚於始也有家厚謹祭祀鬼神然而人徒多
死六畜不蕃身湛於病吾未知夫子之道之
可用也子墨子曰不然夫鬼神之所欲於人

十一

十六

者多欲人之處高爵祿則以讓賢也多財則
以分貧也夫鬼神豈唯擢季拙肺之為欲哉
今子處高爵祿而不以讓賢一不祥也多財
而不以分貧二不祥也今子事鬼神唯祭而
已矣而由病何自至哉是猶百門而閉一門

馬曰盜何從入若是而求福於有怪之鬼豈
可哉魯祝以一豚祭而求百福於鬼神子墨
子聞之曰是不可今施人薄而望人厚則人
唯恐其有賜於已也今以一豚祭而求百福
於鬼神唯恐其以牛羊祀也古者聖王事鬼
神祭而已矣今以豚祭而求百福則其富不
如其貧也彭輕生子曰往者可來者不可
知子墨子曰籍設而親在百里之外則遇難
焉期以一日也及之則生不及則死今有固
牢良馬於此又有奴馬四隅之輪於此使子

擇焉子將何乘對曰乘良馬固車可以速至

子墨子曰馬在矣來孟山譽王子問曰昔白

公之禍執王子閭斧鉞鉤要直兵當心謂之

曰為王則生不為王則死王子問曰何其侮

我也殺我親而喜我以楚國我得天下而不

義不為也又況於楚國乎遂而不為王子問

豈不仁哉子墨子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

若以王為無道則何故不受而治也若以白

公為不義何故不受王誅白公然而反王故

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子墨子使勝綽事

項子牛項子牛三侵魯地而勝綽三從子墨
子聞之使高孫子請而退之曰我使綽也將
以濟驕而正嬖也今綽也祿厚而譎夫子夫
子三侵魯而綽三從是鼓鞭於馬靳也翟聞
之言義而弗行是犯明也綽非弗之知也祿
勝義也昔者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楚人順
流而進迎流而退見利而進見不利則退其
難越人迎流而進順流而退見利進見不利
則其退速越人因此若執執函函敗楚人公輸子
曰自魯南游楚馬始為舟戰之器作為鉤強

之備退者鈞之進者強之量其鈞強之長而
制為之兵楚之兵節越之兵不節楚人因此
若執函敗越人公輸子善其巧以語子墨子
曰我舟戰有鈞強不知子之義亦有鈞強乎
子墨子曰我義之鈞強賢於子舟戰之鈞強

我鈞強我鈞之
不親弗揣以恭則
相愛交相恭猶若
亦鈞而止子子強
相鈞交相強猶若
相害也故我義之
鈞強賢

子舟戰之鈞強公輸子削竹木以為雛成而
飛之三日不下公輸子自以為至巧子墨子
謂公輸子曰子之為雛也不如翟之為車轄
須臾劉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為
巧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公輸子
謂子墨子曰吾未得見之時我欲得宋自我
得見之後子我宋而不義我不為子墨子曰
翟之未得見之時也子欲得宋自翟得見子
之後子子宋而不義子弗為是我子子宋也
子務為義翟又將與子天下

公輸第五十

公輸盤為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子墨
子聞之起於齊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
輸盤公輸盤曰夫子何命焉為子墨子曰北
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公輸盤不說子墨子
曰請獻十金公輸盤曰吾義固不殺人子墨
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為梯將
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國有餘於地而不足
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
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

而不得不可謂強也。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

知類。公輸盤服子墨子曰然乎不已乎公輸

盤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

見我於王公輸盤曰諾子墨子見王曰今有

人於此舍其文軒隣有敝車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隣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

第十一

十九

梁肉鄰有糠糟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王曰

必為竊疾矣子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

猶文軒之與敝輦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滿

之江漢之魚鼈黿鼉為天下富宋所為無雉

兔狐狸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糠糟也荆有長

松文梓榎栴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
短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為與此同類王
曰善哉雖然公輸盤為我為雲梯必取宋於
是見公輸盤子墨子解帶為城以牒為械公
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
盤之攻城械盡子墨子之守圉有餘公輸盤訕
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
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子
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
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

已持臣守圍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
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子
墨子歸過宋天雨庇其間中守閭者不內也
故曰治於神者衆人不知其功爭於明者衆
人知之

沛十一

墨子卷之十三

